

战争

第三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林译 甘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战争

第三部

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译 甘 霖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Стадник И.Ф.
Война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81

封面题字：沈 鹏
封面设计：平 原

战 争
(第三部)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著
凌 林 译 甘 霖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0.75印张 2插页 236千字
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0册 定价1.05元

第三部

1

阿列西·赫里斯季奇意识到，他再也不能过以前那种田园般的恬静生活了，早晨一觉醒来，听着此起彼伏的公鸡啼鸣和妈妈在灶旁轻手轻脚的忙碌声，看着草地上晶莹清凉的露珠，回味着傍晚时分村中愉快的歌声……他的服役期还没有满，但是早已强烈地想着家，想念自己的村庄，想念过去安静的日子。突然，战争闯入了他的生活，好象是幸福的源泉被堵塞了，他心中的理想和希望笼罩着一层阴云。

要知道，战争是在不久前才爆发的，并且越来越残酷，因而战前的一切，还隐约地在人们疲倦而怅惘的记忆中时时出现。赫里斯季奇想念爸爸、妈妈和瓦利娅妹妹，想念他生活过的伊万纽季奇村，以及那悄悄地流过村子的斯维斯洛奇小河。然而现在怎么样呢？整个白俄罗斯已沦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生他养他的村子被德寇烧光了，村里的人们被迫逃亡他乡。青年人大都被战争的滚滚怒潮卷入了军队，其余留下的人们加入了游击队，而那些来得及撤到东部去的人，现在正战斗在俄罗斯广阔的原野上。

阿列西所在的团奉命从斯摩棱斯克附近乘火车西行，向白俄罗斯开拔，当时曾经设想过要在国境线上一举粉碎敌人，从而结束战争。可是结果呢，简直是糟糕透了。他们团经过浴血苦

战，伤亡惨重，不断向东溃退，一直退到了阿列西的故乡。他亲眼看见，伊万纽季奇村已变成一片废墟，没有人烟，家里的房舍只剩下几块烧焦的木头，周围布满弹坑，院子的栅栏也被毁坏，好象是一个备受虐待的人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唉，这一切不被自己看见又该多好啊！

战争开始还不到一个月，可是，死神却是每日每时都在你的身边，真是度日如年啊！在这段时间里，阿列西身上的东西，好象都已化成灰烬，他心中充满了烦恼，以及对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在自己被烧光的、空旷无人的家园门前，他好象一下子长大了几十岁，似乎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永远消失了，从此以后，他胸中只有对法西斯强盗的愤恨，只想着一颗颗复仇的炮弹射向敌阵……在最近这几个紧张的星期里，他记不起已把多少发炮弹装填到迫击炮里，他的迫击炮有多少次向敌人头上横着钢花铁片。

在这段时间，迫击炮手和他们的连队一起，经历了艰难的战斗。在姆斯克以西首批迎击敌人的人，剩下来的已经不多了……阿列西·赫里斯季奇有时对自己很不满意，一想到内心深处有点卑鄙念头就会颤栗。在团里，亲眼看到他站在新挖的土坑边上经受奇耻大辱的人毕竟愈来愈少了，这使他的心情稍微平静一些。只要回想起他面对着一班执行枪决任务的红军战士而吓得面无人色的场面，他的心就象压上了一块冰冷的大石头。居然要把他当做逃兵和胆小鬼枪毙……啊！这种情景就是出现在恶梦中也是难以忍受的。

红军战士阿列西·赫里斯季奇，从来就没有临阵脱逃过，从来就不是胆小鬼，然而，要他轻率地离开人世，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对于同志们严峻而憔悴的面孔，他们那种紧张、困惑和充

满怜惜、惊骇的眼神，他实在难以忍受……那时，不知是因为感到自己必死无疑，还是因为不相信自己真的会遭枪毙，他的舌头麻木了，嘴唇僵硬了，居然不知道为自己的无罪进行辩护。

这个可怕的故事是在七月初发生的。当时，德寇占领了明斯克，正向第聂伯河突进。阿列西·赫里斯季奇所在的摩托化团已经溃不成军了。团部被困在明斯克以西，几个营剩下的一些人，已少得可怜，他们编入从东部新调上来的部队，重新投入了防御战斗。只是人数很少的迫击炮连谁也没有要。他们坐着三辆未被打坏的汽车往东走，车厢里几门新迫击炮都已架好，旁边有几名重伤员，东倒西歪地躺在干草上；迫击炮连一发炮弹也没有了，伤员需要尽快送往医院治疗，因此，沿途的掩护队和检查哨都没有阻挡他们，汽车一直往东开去。

六月底的一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下起暴雨来了。转眼之间，土路已泥泞不堪，汽车无法行驶。幸好，迫击炮手们在雷雨之前上了公路，而且车上储备了一桶汽油，这使他们得以在倾盆大雨和滚滚雷声中彻夜行军。后来，汽车开到一个火车站，把伤员送上了救护列车，而炮手们则隐藏在附近的一片树林中。趁着敌机不能起飞的机会，炮手们点起篝火，烤干衣服，还睡了一觉。

在迫击炮手们休息时，连长布特宁上尉驱车离去，他要寻找上级首长，以便听取下一步行动的命令；谁也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没过多久，脑子灵活的连司务长叶夫谢伊·亚穆加就在猜度：上尉莫不是在什么地方病倒了吧？因为几天来他一觉也没有睡过啊！布特宁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有着一双斯文而腼腆的大眼睛，圆脸庞，身体结实，战争刚刚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变得使人几乎认不出来了。他的面容变黑了，脸变长了，下巴消瘦，

鼻子尖小，颧骨明显突出。上尉的脾气好象也完全变了。以前，别的连长经常嘲弄布特宁同部下谈话时那个客套劲：“请您去把白衬领缝好！”“我不得不请您多出两次公差。”“请您站队时别迟到。”这一切并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用花言巧语来进行严格要求。布特宁上尉不可能用另一种方式说话，那样他做不出来，也不会。但是，他的迫击炮连投入战斗后，当团里的通信兵没有及时把电话线架到指挥所时，布特宁却突然发火了，骂起娘来，那个粗野劲头使得身旁的叶夫谢伊·亚穆加司务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此以后，司务长有点怕连长了。

幸好司务长没有猜中连长外出耽搁的原因。在那个六月的清晨，阿列西·赫里斯季奇和弹药手扎哈尔·扎维多夫，正好执行着一项介乎步哨和潜伏哨之间的警戒任务，他们不是军士哨长派出的（那时没有派军士哨的必要），而是由亚穆加司务长派出的。其实，二十来个在林中休息的迫击炮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军士哨，警卫着自己及其神秘莫测的后方。司务长亚穆加把赫里斯季奇和扎维多夫带到林边，没有说明谁是主哨谁是副哨，命令他俩换下了坐在灌木丛中的两名战士。

“注意观察小河！”司务长命令说，“有情况时喊一声，不许打瞌睡！站岗睡觉，在当前情况下是要枪毙的！”司务长和两名下岗的战士走向林中深处了。没过多久，天空越来越亮。早晨的空气静止不动，新鲜凉爽。在前面，小河上空的雾团渐渐发白，暗黑的天色慢慢向西方移去，蔚蓝的光辉逐渐映满顶空。天大亮了！周围的野草和灌木枝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

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着新的一天降临。隆隆的炮声从北面什么地方传来，而且越来越大。只有这个时候，树林才象真正从睡梦中苏醒过来。风儿轻轻地吹着树梢，大炮的轰鸣声

在树木茂密的地方回荡着。在左边的远方，树林呈现着烟色的锯齿轮廓，一群德军轰炸机正在树林上空盘旋。“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敌机的低沉怒吼不知又给谁带来了不祥之兆。

“我们连长也该回来了。”阿列西·赫里斯季奇看着背后树林上方升起的太阳，不安地说。太阳把空中的“容克”式飞机照得闪闪发亮，机头上的有机玻璃象是被火点燃了似的。

“会不会在哪儿把他当成逃兵啦？”扎哈尔·扎维多夫忧郁地回答着，不停地打着呵欠，“只好等吧。”

“什么都可能。”突然响起了亚穆加司务长的话声。

阿列西·赫里斯季奇吓了一跳，吃惊地回头看了一眼，司务长好象没有走开，就站在他们身后两步远的地方，用望远镜看着小河对岸的远方。

“上尉正是因为这一点才那么焦急，”亚穆加接着说，“哪一级首长都可能产生怀疑，怎么我们这儿几十个人会脱离了自己的团，没有司令部的命令单独往东走，而且救护列车也没有给我们签发接收伤员的证件。”

“怎么？没给证件？”阿列西吃惊地问道，但立即就把自己的问题忘了，因为这时他看到，树林右边小河前面的路上，开来了一辆汽车。汽车在小桥前面停住了，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个腰系武装带的指挥员。他开始寻找什么。从其体型和大步流星的走路姿势来看，阿列西认出，这是布特宁上尉。

“是连长回来了！”亚穆加司务长用望远镜向路上看着，高兴地说，内心感到一阵轻松。随后，他向林边跑去，大声喊道，“我们在这儿！……”

只用十五分钟时间，迫击炮手们就集合完毕了。岗哨已经

撤掉，赫里斯季奇和扎维多夫听到命令后马上去站队。排在队伍右边的是雄赳赳的司务长亚穆加，布特宁上尉在队列前面，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排级政治指导员在旁边走着，他是同布特宁上尉一起来的。

布特宁列队完毕以后，喊了一声“立正”，随即向这个排级政治指导员报告，说全连已按照他的命令列队完毕。

阿列西·赫里斯季奇感到很惊讶，说得更确切点，感到不愉快，为什么“他们的”上尉要在“别人的”排级指导员面前显得那么低声下气。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瞧他那样儿，好象是个将军，或者最低也是个上校似的！

其他迫击炮手也不喜欢这个排级政治指导员，不知道为什么，是不喜欢他那种故作姿态的举止呢，还是不喜欢他那张晒得黝黑而且满脸雀斑的瘦削面孔；他的脸上明显地流露着一股子傲气。他那满身挂着的战利品也令人发笑：脖子上是一架“蔡斯”牌望远镜，背上是一支黑色枪筒的冲锋枪，左手戴着一块德国手表，还有一个指南针。诚然，这位指导员的军人步态是轻盈有力的，身材匀称，肩宽背圆，显得满有朝气。看来，他在军校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排级政治指导员转过身来，以立正的姿势轻松地向队伍敬了一个礼，高声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排级政治指导员伊万纽塔！师政治部的代表，你们分队现在编入我们师的序列！”

阿列西·赫里斯季奇听到他说姓“伊万纽塔”，突然一愣。这和他的故乡“伊万纽季奇”的村名相似！……于是，他不那么讨厌这个新来的排级政治指导员了。这时，伊万纽塔正在询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这些事都同阿列西无关，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因此他的思想可以溜号，象伊万纽塔这样仪

表非凡，潇洒大方的小伙子，一定会博得姑娘们的喜爱，而他阿列西这样规规矩矩、平淡无奇的青年，是不会受姑娘们垂青的。所以，阿列西在参军前没能找到对象。入伍以后，他给村子里一个名叫波利娅·申克维奇的姑娘写过信，可是连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过。算啦，不去想它吧！将来总会找到对象的……可是，那个波利娅！她现在在哪里呢？

只要一想到她，阿列西·赫里斯季奇就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了……队伍已经解散，下了上车的命令。他和别人一样行动，但思想老是走神，总在想着他的故乡伊万纽季奇村，想着参军前那种似乎过去很久，但却依然甜蜜的往事。

他又想起某一天早晨的事情来了。一轮红日刚刚从东方升起，乡村道路两边的树丛和杂草上，晶莹的露珠闪闪发光，朵朵白云在头顶上空飘浮，轻飘飘的烟雾在河谷上兴起。在一条乡间小道上，走着一辆由两匹马拉的大车，车上坐满了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把两条腿搭拉在车外，紧紧地挤着坐在干草上，愉快地高唱着歌曲，大家心情激动，小伙子们穿着崭新的衬衫，姑娘们戴着漂亮的头巾，原来，这是一个开镰收割亚麻的节日。阿列西坐在瓦利娅妹妹和波利娅之间。当时，他只是动动嘴唇装着唱歌的样子，实际上没有唱出声来，同时却倾心听着波利娅发自胸腔的悦耳的歌声。他似乎觉得，波利娅在专为他一个人歌唱。不知是因为歌声，还是因为亚麻的香味，或者是因为与波利娅靠得太近的缘故，他的头脑昏昏然了。当马车陷进一个坑洼时，他无意中紧紧地靠在她滚热的肩膀上。波利娅躲开了一点，向他投来一个难以猜测的讥讽的目光，他在兴奋中感到了一丝寒意，可还是紧张地期待着，希望车子走到下一个坑洼或土岗上时再颠簸一下。

有一回，波利娅从井台挑水回来，阿列西拦住了她。井台离她家院子只有十几步远，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想起帮她挑水。波利娅在篱笆门口把水桶放下，莫名其妙地对他大笑起来，并不时地回头望望家门。她的妈妈正在门前台阶上拍打着长条地毯上的尘土。阿列西窘得不知道对姑娘说什么才好，把头伸向水桶去喝水，而她又大笑不止，冷不防地把他的头往冰凉的水中按了下去。他的嘴唇重重地磕在水桶沿上，虽然很疼，但是他不让她看出来。波利娅看到妈妈走进屋里去了，就更加无拘无束地大声喧笑，他也跟着讪笑起来，并用衣袖擦了擦弄湿的脸。直到波利娅被她妈妈叫走以后，他才移步回家。这时，他发觉水桶把牙床碰破了，出了血，幸好上嘴唇内侧没有损伤……他忍着痛走回家，似乎觉得，这些疼痛是波利娅赠给他的一种最高奖赏。

临参军那天，他在波利娅家门口的街上转来转去，等她等到很晚。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才听瓦利娅妹妹说，波利娅到第聂伯河东边她姐夫家里作客去了，她姐姐是前一年嫁到那里去的……去年冬天，瓦利娅写信告诉他，她也嫁到波利娅姐姐住的那个村子了，这个村在科佩西镇附近。阿列西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有人给波利娅介绍了一个对象，但是，当求婚者到伊万纽季奇村来看波利娅时，不知怎么却没有相中，竟与瓦利娅订了婚。阿列西看到信后很伤心，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线希望，是不是波利娅故意把对象让给瓦利娅，而自己要等待阿列西复员回家呢？可是，波利娅并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告诉瓦利娅，叫他不要给她写信。这就是说，也许还有点希望，他要等待着……

迫击炮手们乘坐的汽车在坎坷不平的林间小道上颠颠簸簸地奔驰，头顶上骄阳似火。也许是车厢猛烈地冲撞着阿列西·赫里斯季奇的肩膀吧，他终于从往事的回忆中苏醒过来。好象

刚刚睡醒似的，他惊讶地发现，伊万纽塔指导员也同他们坐在一起。阿列西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坐到驾驶楼里去？他大小是个官呀！后来，阿列西又猜想：这个当官的大概是怕飞机轰炸吧！要知道，坐在外边容易看到俯冲投弹的轰炸机，而且很快就能跳下汽车。

这时，米沙·伊万纽塔正在同战士们聊天。

“这就是说，你认为在战斗情况下要单独装运迫击炮弹，不能把炮弹同迫击炮和炮手们塞在一个车上。”他问与阿列西·赫里斯季奇并排坐着的扎哈尔·扎维多夫。

“不，我什么也没说过，”扎维多夫睡意惺忪地回答说，并用胳膊肘捅了捅阿列西的腰，“是他告诉我的。”

“我？”阿列西莫名其妙地哼了一声，他不知道谈的是什么题目。

“咳，谁说的都没关系，”伊万纽塔和解地说，“你们听没听过两个老乡赶集卖酒的故事？”

“没有，没有。”不知是谁哈哈大笑起来，想听听这个故事是否逗人发笑。

“从前，有两个大哥坐车去赶集，一个叫伊万，一个叫彼得罗。他们各自坐在自己的车上，吸着烟，懒洋洋地说着话。

“‘彼得罗老兄，你拉多少酒去卖呀？’伊万问道。

“‘三公升……’彼得罗回答说。

“‘我也拉了三公升……你的酒怎么个卖法呀？’伊万颇感兴趣地继续问道。

“‘每杯一个卢布。’

“‘我也是卖一个卢布……喂，老兄，我身上正好有一个卢布。来，给我倒一杯，尝尝你的酒。’

“他们俩把车停住。伊万给彼得罗一个卢布，彼得罗给他倒了一杯酒。伊万喝完了这杯酒……他们又上路了，一同走着，吸着烟，谁也不说话。突然，彼得罗又说：

“‘喂，伊万老兄，你卖给我一卢布的酒吧，让我也尝一尝你的酒。’

“他们又停下车。伊万从自己的罐子里倒出一杯酒，收回自己的那个卢布。他们又上路了，谁也不说话，吸着烟。后来，伊万又说：

“‘彼得罗老兄，再卖给我一卢布的酒吧。’

“这个卢布就这样在伊万和彼得罗两个人的口袋里转来转去，一直到他们最后把酒全部喝光为止。”

战士们注意地听着排级政治指导员伊万纽塔的故事，开头没有大声嘻笑，因为怕影响他的讲述，后来，由于实在逗乐，一个个禁不住眉飞色舞、咧着嘴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这种年轻人的笑声，竟是那样的无忧无虑，好象不是去打仗，不是去流血牺牲，似乎也不必提心吊胆地去注意敌人的空袭……

伊万纽塔举了一下手，告诉大家故事还没有讲完，并且紧接着说：

“这样一来，两个老乡走到集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好卖了。可是，伊万老兄身上还揣着那个卢布。

“‘老兄，我们到小酒馆去，把你那个卢布也喝掉吧！’

“真是说到做到，他们把这个卢布也喝掉了……傍黑时候，他们才回到家里，一看到妻子的眼睛，就象是遇到了严厉的法官……第二天，彼得罗见到伊万时问道：

“‘老兄，我们喝掉的那个卢布是你的呀，为什么我老婆还要用棍子狠狠打我一顿呢？’

“‘大概她是可惜我那个卢布吧！’伊万耸耸肩膀说，忽然感到疼痛呻吟了一声，马上想到了老婆痛打他的情景。”

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压倒了汽车马达的声音。

“这个寓言的意义是什么呢？”阿列西·赫里斯季奇严肃地问道。

“你说是什么？”排级政治指导员伊万纽塔反问了一句，“难道还不清楚吗？”尽管他自己也不太了解这个笑话除了逗笑之外还包含什么特殊的意思，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还是说，“若是你，一个迫击炮手，要到集市上去，也就是说，要去打仗，就要把迫击炮弹和迫击炮装到一个车上，不要装到老乡的车上。你明白了吧？……或者说，你同老乡一块赶集卖酒，可以把酒倒在一个桶里，不要套两辆马车。”

“有没有这回事很难说，不过倒能逗人笑笑。”阿列西·赫里斯季奇宽恕地说着，想要结束争论。可是，这么一说，又引得同志们大笑一阵。

“这不是非常明白吗，”扎哈尔·扎维多夫有气无力地冲着阿列西说，“谁要去赶集，身上别带钱！”

在人们晒黑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欢快的笑容。

2

阿列西·赫里斯季奇已经不笑了。他们小小的车队从树林里开出来，驶上一条平坦的公路，横跨铁路以后，就爬上了第聂伯河大桥。使阿列西感到惊讶的是，第聂伯河并不象他想象的

那样宽大。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已经到达第聂伯河！决不能让德寇渡过这条河！这是大家的心愿，也是他，阿列西的心愿。就是说，红军将在这里集结起强大的兵力……

但是现在还看不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兵力。桥东头有一个小镇，稀疏地座落着一幢幢红砖绿瓦的房屋，它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小镇一模一样。汽车驶进镇口时，阿列西看到路标上写着：“科佩西镇”。他看到这个熟悉的镇名，感到非常激动……瓦利娅妹妹嫁到了奥博里耶村，该村就在科佩西镇附近，难道这就是那个小镇？……要知道，如果真是的话，那他的爸爸、妈妈现在可能就在这里住着呢！他们不到第聂伯河东岸的瓦利娅家里来，还能往哪里逃难呢？……他们可能在这里……是的，完全可能在这里。这么说，波利娅·申克维奇也可能在这里，她也会到姐姐家来的……

阿列西好象有些害怕汽车摇晃，怕这摇晃打断了他惶惶不安的思路，破坏他对于一种即将到来的喜悦所抱的希望……然而，喜悦从何而来呢？因为四周都是血流成河啊！他们的汽车绕过科佩西后折向南方驶去。公路两侧到处是炸弹坑，空中飘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在他们右边，即在第聂伯河东岸，有一股挖掘战壕的人流在蠕动，那里正在构筑一道新的防线。

阿列西心中刚刚激起的一线希望，现在又被一种压在心上喘不过气来的悲伤代替了。当他意识到悲伤的局面业已形成，而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心中增加了疼痛，因而悲伤的心情也越来越重了。

布特宁上尉的迫击炮连在第聂伯河东岸的行军算是非常幸运，既没有遭到敌机轰炸，也没有受到敌机扫射。后来，他们被编入古雷加上校指挥的师，编在一个减员很大的团里。这个师